



镜

·
龙战

海天龙战，其血玄黄。



沧月◎著
LONGZHAN



万卷出版公司

镜

MIRROR | LONGZHAN



龙战

沧月
◎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沧 月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镜·龙战/沧月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1

(沧月“镜”合集)

ISBN 978-7-80759-449-9

I. 镜… II. 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4660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300千

印 张: 11.25

出版时间: 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3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苏 萍

特约编辑: 陈海燕 赵海萍

内版设计: 余一梅 白咏明

封面设计: mini

插图绘画: ENO 唐 卡

ISBN 978-7-80759-449-9

定 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序

镜中的梦幻城

二〇〇三年的暑假，某一日醒来，决定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于是一头扑在电脑前，写下了《镜》的第一行字：“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有仙洲曰云荒……”

盛夏的清晨，窗外有蝉鸣，绿荫婆娑，我坐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把双足浸没在一盆冷水里，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坐了一个上午，手指在键盘上跳跃如飞。

冰封神戒，白璠坠天，苏摩归来，地宫夺宝，龙战于野……一幕一幕接连不断地在眼前浮现出来，那个世界是如此真实，真实得近在咫尺。我甚至能看到每一个人物的脸，看到他们说话和蹙眉的样子，能体味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并感同身受。

——如今的我已然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候的心情，只记得那些故事仿佛在心中埋藏已久，当第一铲掘出的时候地火喷涌而出，种种激烈的情绪在胸臆中呼啸，排山倒海而来，迫使我不眠不休地坐在电脑前，把脑海里浮现的那些画面凝固成文字。

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完成了第一卷《镜·双城》——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台一九九九年买来的破旧电脑，对外界一切不闻不问，仿佛灵魂被抽离到了另一个世界，只留下一个躯壳在电脑前奋战不息。

如今回想，那真是一段神奇的岁月，可能在我的一生中只会出现那么一次——想象力和灵感爆发的时刻，一切如风暴般呼啸而来，其中种种的丰富和绚烂，让人仿佛瞬间度过了几生几世……

如鱼饮水，妙处难与君说。

那之后的四年里，又陆续完成了《镜·破军》、《镜·龙战》、《镜·辟天》和《镜·神寂》，以及外传《镜·织梦者》——我从未想过一贯散漫的自己能如此勤勉，经常在电脑前坐到深宵，谢绝了一切同龄人该有的娱乐应酬活动，仿佛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在赶着我前行。我是如此地热爱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以至于曾经对人说：如果只能再活三个月，我要做的必然是用尽全力将这个未完的云荒世界补全，让它不至于随着我永远埋葬。

然而，在这四年里，也因为这部书而经历了诸多波折。

从一开始的被某出版社冒名出版假的《镜》系列，到后来因为原先合作的出版商为谋取暴利，擅自将《镜·织梦者》、《镜·辟天》等书拆分出版，从而导致我与其解约和引发诉讼——正因为《镜》所具有的价值，让它在诞生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因为人心的贪婪而产生的劫难，给作者和读者双方都带来了困扰和损失。

但无论如何，在二〇〇七年的六月里，我终于走到了这条路的终点。

“天地之间，诸神寂灭，人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写下最后一句话时，不由轻轻吐出一口气。我长久地凝望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宛如一个雕刻家凝望她的塑像，一个母亲注视她的孩子。那一刻，心里有一种长途跋涉后到达终点的释然和放松。

四年的跋涉，百万字的作品，在目前的水准上，我已然竭尽全力做到了最好。终我一生，能在最好的年华里凝聚心力写下这样一部作品，也已无悔无憾。

天是一面镜子，浮云便是人世映照在上面的倒影——而所谓的云荒，那个“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天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的云荒，也不过是一个镜中的幻象罢了。我为自己的所有梦想搭建起一个华丽庞大的舞台，台上唱的一折折悲欢离合的戏，是我在几十年的生活里，对所见所闻的综合描述，是对历史、现实种种的情感投射，包涵了对于爱、守护、责任、救赎等等的感悟——虽然未必成熟深刻，但至少是真切诚挚的。

这片广袤的云荒埋藏着很多的故事，而《镜》只是其中之一。在亲手绘制地图的时候，每标注一个地名、一条河流、一座山峰，我的心里都会浮出与之相对的传奇，那些故事就如一座座深埋地下的矿，等待我某一日去将它挖掘出来——所以，《镜》虽然结束了，云荒这个庞大的世界却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一切开始于结束之后。

而在将来的日子里，我会走得更远，看得更广，想得更多——对于出

生于星象学“织梦者”这一天的人，书写或许就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不能摆脱的宿命。

感谢奇幻这种体裁的存在，给我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让我有一种天高海阔的自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心中所有梦想——这是其他体裁所不能给予的。也给我的挚友沈瓔瓔、丽端和编辑们以同样的谢意——多年来，我并不是一个人在跋涉，正是经由这些手的共同努力才构筑了这个宏大瑰丽的云荒世界，织出了那样绚烂的梦之华衣。

同时，也感谢我的读者们——感谢你们四年来的耐心等待，感谢你们在我遇到波折时给予的支持，感谢你们分享了我的梦和人生，也感谢你们——曾经和我一起成长。

岁月如流，逝者如斯，这四年来所有一切都在改变。我清楚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老去：明眸会黯淡，秀发会苍白，肌肤会枯萎，思维会迟缓……某一日的我，或许会将今日上天赋予的一切交还给时间的河流。

然而，正因为这一部《镜》，让飞逝如电的青春有了存在的证明——《镜·双城》、《镜·破军》、《镜·龙战》、《镜·辟天》、《镜·神寂》……这一部部作品就如一个个脚印，留在了人生的记忆中，让我在多年后回首时，还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来时的路。

《镜》之于我青春岁月的意义，就如《听雪楼》之于我的少年岁月。

如此说来，织梦者的宿命虽然孤独，却也是幸福的。

因为，我终于可以用梦和笔，对抗了无情而强大的“时间”。

2007年8月8日 于杭州

沧月

目次

contents

Chapter 01 星之陨 〇〇三

你破坏了陪葬坑上的封印！

Chapter 02 石中火 ◇ Chapter 03 梦中身 ◇ Chapter 04 往世书

Chapter 05 战龙于野 〇七六

这个金色的罗盘，应该就是传说中卡洛蒙家族的神器「魂引」。

Chapter 06 盗宝者 ◇ Chapter 07 海皇 ◇ Chapter 08 帝王谷 ◇ Chapter 09 古墓

Chapter 10 密藏 一八二

那只失去了一只眼睛的猿猴，就这样活了过来！

Chapter 11 邪灵 ◇ Chapter 12 兄弟 ◇ Chapter 13 千年

Chapter 14 分离 二七四

他这个旁观者，甚至比白璠本身还清楚地知道苏摩内心真正的感情。

Chapter 15 大营 ◇ Chapter 16 重逢 ◇ Chapter 17 破军

海天龙战血玄幻
披发长歌览大荒

Chapter 01

星之陨

沧流历九十一年六月初三的夜晚，一道雪亮的光芒划过了天空。

那是一颗白色的流星，大而无芒，仿佛一团飘忽柔和的影子，从西方的广漠上空坠落。它一路拖出了长长的轨迹，悄然划过闪着渺茫光芒的宽阔的镜湖，掠过伽蓝白塔顶端的神殿，最后坠落在北方尽头的九嶷山背后。

观星台上玑衡下，烛光如海，其中有一支忽然无风自灭。

伽蓝白塔神殿的八重门背后，一双眼睛闪烁了一下，旋即黯淡。黑暗中一个含糊的声音低低发出了几个音节，似乎简短地陈述了某个事实。然而那几个外人无从得知含义的音节，却让刚进入神殿的巫真云烛脱口低呼，匍匐在地。

“那颗一直压制着破军光辉的星辰，终于坠落了。”

——方才那一刹，智者大人是这么说的。

她知道智者口中的“破军”，是指此刻正在北荒执行绝密任务的弟弟云焕。然而，她不知道智者所说的坠落星辰，是不是她多年来一直在默默观望的那颗“虚无”和“静止”的暗星？

十六年来的与世隔绝，却不能阻挡她每夜于万丈白塔之巅眺望星空，为亲人长夜祈祷。

她一直认得和弟妹宿命对应的那两颗星辰，也留意着牵制它们的辅星。每一夜，她都看到一颗黯淡的星辰悬于正北。那颗星没有光芒，不会移动，有一瞬她甚至以为那是一颗已经湮灭的星辰留下的幻影。然而，正是这颗星，一直压制着破军的光芒。她长久地守望，看着夜空中破军旁边那颗寂灭不动的暗星，无数次地猜测过那颗星辰照耀的又是什么样的人。

今夜，不祥之星萤惑现于北方——其南为丈夫丧，其北为女子丧——那么，今夜对应流星而逝去的，应该是一位女子。

她甚至不知道弟弟生命中何时出现了这样重要的女子。

她也无法推算这颗星辰若坠落，破军的流程又会如何？弟弟将从砂之国找回如意珠并顺利返回帝都，还是又将面临着一场失利？

前日，幼妹云焰在服侍智者大人开水镜的时候，不知何故忽然间触怒了智者，被褫夺了头衔赶下伽蓝白塔，十大门阀中一些宿敌已是暗中蠢蠢欲动——如果二弟此次在砂之国没有完成任务，那么整个云家就岌岌可危了吧？

“在西方的尽头，他正在度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智者大人的再一句含糊低语，打断了她此刻千头万绪的种种假设。

“啊？！”云烛大惊，然而十几年的沉默让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她只能发出同样含糊的语声，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愿。

“你想求我救你弟弟，是吗？”黑暗中的语调不急不缓，却毫无温度，“你弟弟很有意思，我会一直看着破军的。但我不救他……也没有人能够救他。但我答应你：如果他这次在西域能够救回自己，那么他回到伽蓝城后，我或许可以帮他渡过下一次的危机。”

什么？巫真云烛惊疑不定地抬起头，在黑暗中茫然前视——智者大人这番话，又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前几日开水镜，看到的是什么呢？”智者大人在黑夜里笑起来了，声音含糊而混沌，仿佛一团化不开的黑，“空海之盟已经成立了。我看到了云荒命运转折的那一刹那……真是有意思……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巫真震惊地睁大了眼睛：空海之盟？智者大人是说，空桑和海国结下了盟约？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情，智者却居然一直不曾告知十巫中的任何一位么？

云焰触怒智者，难道就是因为此事？

“是的，你妹妹她太自以为是了……”果然，她的所有想法都被洞悉，黑暗中那个含糊的声音里带着低低的冷笑，“在我面前，她也敢自以为是！还想将天机泄露给十巫，干预云荒的命运……不是一个合格的守望者啊……你，应该比她聪明吧？”

“啊……”喉中发出了惊悚的低呼，巫真云烛叩首于地，不敢抬头。

“我，曾以为云荒在失衡后已经无可救药了。不想这片失去了‘护’之力量的杀戮之原，自身也有调和的力量……”黑暗里那个声音仿佛有悠长的回



音，意味深长，“云烛，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天地吧……直到最后一颗星辰坠落。”

白光从遥远的西方迢迢而来，向着这一片弥漫着冥气的山峦坠落。

九嶷山幽冥路的尽头，一道倒流的瀑布横亘在那里，仿佛一堵隔断阴阳两界的巨大墙壁。那自下而上汹涌流动的苍黄色之水来自苍梧之渊，沿着幽冥路一路向高处奔流，汇集了梦魇森林和云梦泽的妖气和怨气，浸透了空桑王陵的死意和冥色，最后在九嶷山顶卷地而起，汇成了巨大的瀑布，倒流着消失在天尽头。

那便是九嶷山上分隔阴阳两界的“黄泉”——它如同立于天地间的巨大照壁，将生死隔离。

所有死去的灵魂，都会投入那一道倒流的苍黄色瀑布中，被带往看不见的天际，然后，从那里转生。那道白光迢迢而来，转瞬湮没在巨大洪流中，随着滔滔黄泉消失在天际。

一个名字，忽然从一面碑上浮凸出来，放出淡淡的光华，然后隐没。

“慕湮”。

九嶷山麓，那金碧辉煌的离宫中，忽然有人抬起头，望着天际长长吐了口气：“空桑一代剑圣，竟也湮灭于此夜。”

那是个五十许的中年男子，峨冠博带，赫然王者装束。然而和那一身装束不相配的，却是他眼中一直闪动的阴冷狡狠气息。仿佛是倦了，观星的王者垂下头去，嘴角忽地出现了一个冷笑：“九十年了……这世上和空桑相关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我想再过百年，只怕云荒上已经没有人会记起‘空桑’这两个字了吧？”

侍立在侧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听得王者这样的叹息，他不知如何回答。

当日，出卖故国勾结外敌的，不也就是他么？

因为识时务，应变得快，所以在那个腐朽的空桑王朝轰然倒塌后，其余五部全灭，青之一族却毫发无损——不仅没有在改朝换代中遭到损失，甚至连属地九嶷都保留了下来，此后近百年里更得到了沧流帝国的特别照顾，待遇不低于前朝。如今，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荣华、封位、富贵甚至长生……贵为九嶷王的眼前人，为何还念念不忘前朝？

若是十巫知道了，不知又该作何感想。

沉默了半晌，白发老人弯下腰来，殷勤地开口道：“父王，夜也深了，您不要再在往生碑前久留，回去歇息吧！”



“骏儿，你先回去吧。你年纪大了，得早些休息。”王者开口，如唤晚辈那样唤着那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淡淡地道，“我还要多留一会儿，最近往生碑上不停闪现新的名字——我想，大约云荒的变乱又要到了。”

那个老人一惊：“您说天下又要大乱？可沧流帝国的统治，谁能轻易撼动？”

“呵……”九嶷王仰着头轻轻笑了起来，没有解释，只是道，“你下去休息吧。”

“是。”白发老人无奈，只得领命退下。

一直到穿过了游廊，走入了最浓重的阴影里，老人才暗地里回头，看了王者一眼。那一眼里，不知道有多少暗藏多年的厌恶与憎恨，在暗夜里如匕首般雪亮。然后，那个白发萧萧的世子沿着建筑的阴影往外走了开去。

离宫里，又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九嶷山的山腹里，那些连绵不断的巨大墓室中，应该也是这样的寂静吧？

万籁俱寂后，九嶷王独自面对着那一面往生碑出神。

那座一丈高、三尺宽的石碑寂静无声地矗立在夜色里，碑身洁白如玉，上面隐约有点点红斑浮现，底座是一只形状怪异的巨大骷髅头——嘴里衔着一把剑，深深的眼窝似乎看不到底。

传说这座往生碑是开创空桑王朝的星尊大帝所立。

星尊大帝和白薇皇后，这一对伟大的帝后被视为远古时期魔君神后的转生。相传他们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踏上了倒流往天际的黄泉瀑布，离开了尘世，去往上古神人葬身的北海轩辕丘，因此并无留下遗骸——他们留在九嶷山的，除了衣冠冢外，不过是一座石碑。

石碑上没有一个字，底座是狰狞可怖的骷髅头，嘴里衔着那一柄传说中星尊帝当年的佩剑“辟天”，隐喻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没有人知道一生叱咤睥睨所向披靡的星尊大帝为什么要在死前立下这样一座碑。那空无一字的石碑，是暗示着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抑或是对自己的一生无言以对？

然而，这一面无字石碑凝聚了帝王之血的神力，却成了沟通阴阳两界的镜子。每当有灵魂前来九嶷，投入黄泉，石碑上便会闪现那个人的名字。

在这里不曾被修筑成九嶷王离宫，不曾与世隔绝之前，这块碑是可以被所有空桑百姓所触摸的——每次云荒上有人亡故，他们的亲友便会在转生期满之前，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送亡灵最后一程。然后，对着这面石碑上一闪而灭的亲友名字痛哭祭奠。所以往生碑在空桑民间又被称



为“坠泪碑”。

千年来空桑人在此碑前哭泣，血泪浸入洁白的碑石中，竟隐隐蔓延开了红丝，而石碑下那个骷髅底座也被抚摩得光可鉴人。这座由星尊大帝立下的、守望着子孙后裔的石碑，凝聚了多少人的血泪和悲哀，成为通灵的神物。

九十年前空桑覆灭那一日，天摇地动，无色城开。

那之后，原本就是此地藩王的青王辰得到了沧流帝国的特许，继续保留了这块封地。然而一夕之间，整座九嶷山都颤动起来！无字的碑上忽然沁出血珠，沉默地衔剑千年的骷髅忽然张开了口，仰天大吼，眼中泪流如血。

仿佛地底下埋葬着的空桑历代帝后全睁开了眼睛，怒视着叛国的青之一族，发出了诅咒。王陵中原本蛰伏封印的邪灵纷纷出洞，吞噬封地上的百姓；而倒流的黄泉居然改成了顺流，将无数冥界冤魂厉鬼从地底带入了这个世间！

无论神庙里的僧侣和巫祝怎样日夜祈祷，都无法平息整座九嶷山上王陵中的愤怒。最后无奈之下，新任的九嶷王听从了伽蓝白塔顶上智者的谕示，来到往生碑前，从怒吼的骷髅嘴里抽出那把长剑，将一妻六妾九子，尽数斩杀在碑前——血泼碑面，待到最后一个儿子杀掉，骷髅眼中流的血终于停止，牙齿合拢，咬住了那把剑，重新沉默。

九嶷王以全家的血平息了地底的怨恨，将封地重新安定。妻子总会再有的。那时候他是那么想的，因此无视结发之妻和子女的哀求痛哭，如同昔年背叛空桑一样地背弃了至亲。

那之后他安享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也纳了十多名姬妾，然而十年中却一无所出。他曾求于伽蓝帝都的十巫，然而即使是最精通炼丹的巫咸长老，都无法可想。甚至，连属地上的青族都开始人丁寥落，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往往只有伶仃一两个，整整一族都开始逐渐衰弱。——那时候，他才知道这块土地上浸透了空桑先皇的诅咒，根本不会容许他再有子孙后人！

有一段时间九嶷王疯狂地纵情于声色之中，直到身体虚弱不堪。十年之后，他听从了属下臣子的建议，收养了同族的青骏，然后，再也不接近女色。

然而这些年来，一直服用着巫咸赠与的延年驻颜灵丹，他外貌丝毫不见衰老，反倒是当年收养时才十三岁的青骏不可避免地老去，青骏如今已经是八十高龄，却一直只是世子的身份。

“他一定在想：你怎么还不死？”

忽然间，空无一人的离宫内，有一排字慢慢浮凸在碑上。

九嶷王悚然一惊，低下头看着底座上那个骷髅，面色厌恶已极。又是这个阴魂不散的东西！自从得到了这块封地后，每夜都要听着这个骷髅的喋喋不休，至今已经将近百年。

那个骷髅瞪着深不见底的空眼眶，牙齿依然紧紧咬着那把剑，然而字迹却慢慢浮现在无字的石碑上：“你的死期到了。”

“闭嘴！”九十年来的高枕无忧锦衣玉食，当初的阴鸷冷定似被消磨了不少，九嶷王一怒踢在骷髅牙齿上，怒笑，“青骏狼子野心，和帝都里巫朗那厮勾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倾国之乱我都过来了，岂会栽在那小子手上？”

骷髅深深的眼窝里，似乎有冷笑的表情：“我说的，不是他。”

“那是谁？”九嶷王倒是一惊。

洁白的玉碑上，忽然闪现出了一幕景象：木叶萧萧而下，一名黑衣的傀儡师在暗夜里赶路，他的蓝发拂过密林的枝叶，悄无声息。他的身后，一只有着妖艳女童面容的鸟灵静静跟随。

“那是……”九嶷王凝视着那一闪即逝的身影，被那样无俦的美丽震惊，恍然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是谁。

“当年你手上的那个傀儡。”那个骷髅似乎在笑，那种笑容仿佛是心底涌出的，凝聚了无数恨意——

“当初种的因，请看如今结成什么样的果吧。”

幽暗的密林里，山风簌簌而下，带来远方九嶷山上阴冷的寒意。

然而傀儡师却在这样阴邪的气息中舒展地叹了口气——他肩上坐着的那个偶人同时也做出了一个长长叹气的动作，当然，不会有任何气息从这个傀儡口中吐出。

一个多月前从桃源郡出发，一直昼夜不息地向着北方走，苍梧之渊已经近在咫尺，九嶷山上亡灵的叹息也近在耳侧——他不敢有半丝耽搁。

过了前面这一片密林，便是目的地了。

有一片叶子拂到了他的脸上，轻轻触了一下便飘开。然而这样轻微的触碰却让走着的鲛人忽地一震，在原地顿住了脚。灵力顿时凝聚，全身的“眼睛”都张开了，在暗夜里窥探着外物。

这是……梦魇森林？居然在这里遇到了梦魇森林么？

那一片传说中位于九嶷山麓的云梦泽之间，四处飘移无定的邪魅森



林，居然在今夜选上了他？

傀儡师的眼睛陡然睁开了，他静默地站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握紧了手指。

“呀！这是什么？”前方传来惊呼，黑暗中扑簌簌一声响，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探路的幽凰扇着翅膀跳了起来，费尽力气将那棵树整个击断，才从一头撞上的藤萝里解脱出来。

“见鬼啊，我刚才分明还看到这里有幢房子，里面有灯火的！怎么一头就撞上了这些藤萝？”看到已经有好几根漆黑的长羽被藤萝卷走，鸟灵疼得皱眉。忽地她看到了一条依旧牢牢卷在她翅膀上的藤萝。——那个藤萝居然白皙如肌肤，末端还长着如人一样的小小的手，紧紧揪住她的羽毛。

鸟灵爱惜自己的羽毛就如人爱惜自己的容貌，幽凰宛如看到老鼠爬上裙子的少女般尖叫起来：“天啊！这是什么鬼东西！”

一边说着，一边跳脚，她向着那条藤萝抓去——一抓之下，那条藤萝立刻冒起了白烟，发出了一声尖叫。那声尖叫在空寂的森林里回荡，居然激起了无数回音。暗夜里，似乎有无数看不见的东西涌过来了。

幽凰吓了一跳，扑扇着翅膀后退，变回女童的形貌，落到了苏摩身边。

“那……那是什么？真见鬼，那是什么！”她结结巴巴地问，眼光却是看向整座动起来的树林，霍然发现整座森林根本不是树木组成，而是由活动着的无数巨大藤萝组成的！那些藤萝有着白皙的肌肤，宛如人纤长的手臂，在暗夜里舞动。

苏摩没有回答，只是站在原地沉默，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同伴被伤害，那些藤萝发出了尖叫，纷纷逼了过来。无数雪白诡异的枝条直伸过来，枝条末端的手原本是纤细秀丽的，此刻铮然弹出了一寸长的青色指甲来！

邪异鬼魅的气氛弥漫在风里。幽凰知道强敌环伺，连忙又从女童形貌化回了真身，九子铃铮然发出，削向那些不停逼过来的触手。一声脆响，一条藤萝应声断裂，裂口里流出冰冷鲜红的汁液，然而九子铃上也有一个铃铛碎裂开来，落到地上。

“这到底是什么？”幽凰看着满空抓过来的修长利爪，又是恼怒又是惊慌——一路行了几千里，都是平安无事，居然快到九嶷山的时候遇到了这种鬼东西！

鸟灵眼里露出了冷光，她再也不愿多纠缠，忽地尖啸一声。

随着她的尖啸，每一支方才脱落的黑羽拔地而起，宛如利剑般绞杀在漫空的藤萝！幽凰恢复了鸟灵首领应有的森然凌厉，在半空中重新展开了翅膀——那些弥漫着惨白色的辉光的羽毛，一支支如同刀剑般锋利！

仿佛一把巨大的剑缓缓展开，鸟灵翅膀碰到的地方，所有藤萝都尖呼着避开来。

“是鸟灵！她是鸟灵之王！”忽然间，地底传来了一个语声，沿着场面闷闷地传开，让人脚底感到了某种震颤，“不要捕食了，快走！”

所有藤萝嗖地抽回，立刻风一样地在黑暗中后退。

然而就在那一刹，一直漠然旁观的傀儡师忽然动手了——苏摩足尖一点，疾冲而出，没入黑暗森林的某一处。他霍然驻足探身，抬手插入了地下，直将整个手臂都没入泥土。

地底下陡然传来了一声痛呼，整个地面都颤了一下。

“我抓到你。”苏摩单膝跪在地上，手依然插在泥土中，发出一声冷笑。

“放开她！”那些刚刚退去的藤萝忽地又出现了，漫天漫地地扑过来，奋不顾身地抢身前来解救同伴。幽凰急忙阻拦，然而尽管她努力张开了双翅，能挡住的范围依然有限。一个顾不上，好几条藤萝依旧穿过她直奔苏摩而去。

傀儡师没有动，他肩头的小偶人看着漫天伸来的雪白手臂，仿佛觉得有趣，抬手一划，“嗤啦”一声，那些东西便藕片般地掉落下来，冷冷的、鲜红的汁液洒在小偶人脸上。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阿诺的表情也有些僵硬，仿佛震惊般地，它侧头看了傀儡师一眼，顿住了手，仿佛遇到了什么难解的问题。

“住手。”苏摩喝道，手臂一用力破开了腐土，将地下那物提了上来。

那是一个柔软的囊，三尺长，囊下仿佛植物的根茎一样，长着蓝色的根须。从那个根茎上生长出了四根白皙的藤萝。那藤萝原本有数丈长，此刻被苏摩一提出地面，便立刻向着囊里收缩回去。

“咦，那是什么？”幽凰看得奇怪，忍不住踢了踢那个囊——如击败革，里面仿佛还有水在晃荡。她好奇心大起，双翅一挥，便要斩开那只皮囊看个究竟。然而苏摩一挥手，将她拦了下去。

“你是要我剖开紫河车呢，还是自己出来？”苏摩漠然对着那个囊发问，“如果剖开把你拿出来，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囊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仿佛里面的水在波动：“你为什么要我出

